## 【勼】kiu

對應華語	收縮、畏縮
用例	伸勼、勼水、勼跤勼手
異用字	Ц
用字解析	臺灣閩南語把收縮或畏縮的動作稱為为 kiu,例如:伸知 tshun-kiu(伸縮)、 知 kiu-kha( 退縮、 退卻不敢向前)、 知 kiu-tshiú(手縮回來,喻收手不再做下去)。或者形容一個人畏首 畏尾、裹足不前也可叫知跤知手。 衣服布料初次下水後收縮變小叫知水 kiu-tsuí。一伸一縮就叫伸知 tshun-kiu。 這個知 kiu 見《說文解字·九篇上》:「知,聚也,从勺九聲。」《廣韻·尤韻》居求切,訓引《說文》。居求切即今閩南語的 kiu。 知聚本指會合,故知亦有會合義。按:知的形符勺,訓裹,猶如 襁褓中小孩手腳被包住。故手腳的抽回或體積縮小,都是知的初 形本義的引伸,因此,知應該是收縮的本字。至於當作聚合會合
	的知,可能由其九聲(音同日)的語源義引申。因此教育部以知為推薦字,將音同義近的日(說文:相糾繚也)作為異用字。

## 【瀾】nuā

對應華語	口水
用例	流喙瀾、收瀾
異用字	涎
用字解析	臺灣閩南語裡,把「口水」說做「nuā」,寫做「瀾」。例如:「愛食囡仔流喙瀾。Ài tsiàh gín á lâu tshuì-nuā.」(愛吃的小孩流著口水。)又如:「我做甲流汗,恁嫌甲流瀾。Guá tsò kah lâu-kuānn, lín hiâm kah lâu-nuā.」(我做得滿身大汗,你們批評得口水流淌,比喻批評太過分或勞而無功。)如果是口水的飛沫,臺灣閩南語叫做「nuā tshiu」,寫做「瀾鬚」。有時候會有引申的用法,例如,把小兒流口水吸收起來或設法停止,進一步演變成小兒四個月大時舉行的一種脖子掛十二塊餅干以停止口水的民間習俗,說成「收瀾 siu-nuā」,把「與人同一說法或論調」說成「食著人的喙瀾 tsiah tioh lâng ê tshuì-nuā.」。 這個「nuā」雖然寫做「瀾」,看起來相當合理,但是,其中不免有些微疑義。考《說文解字・水部》:「瀾,大波為瀾。从水闌聲。漣,瀾或从連。」「漣」是「瀾」的異體字,後世用字有分別,有變化;但是,不論是「瀾」還是「漣」,都有「水波」義,加上「瀾」的後世引申義「微波」、「興起波瀾」、「掏米水」義,甚至「散」「濫」等假借義,這些義項都沒有身體口腔分泌物「口水」的相關語義,因此,只憑「都是水」一端,我們無法說「瀾」是 nuā(口水)的本字。 從語音上來說,《廣韻・寒韻》的「瀾」音「落干切」又「郎旰切」,其反切相當於臺灣語文讀音的「lân」和「lān」、白讀音的「nuâ」和「nuā」。其「nuā」、和臺灣閩南語相合,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瀾」是 nuā(口水)的詞義略為相關的假借字。

水)可能來自非漢語。目前的壯語,「口水」一義,除了少數方言受到外來影響以外,各方言都是鼻音聲母、韻腹為 a:、韻尾為 i 的音。例如:武鳴、邕南為 mla:î,橫縣等 15 方言點為 na:î,柳江等 11 方言點為 mja:î,都安等 4 方言點為 ma:î,龍州、大心等方言點 la:î......等等。這些壯語方言的詞義和語音,都顯現出和臺灣閩南語 nuā(口水)的相似性和某種對應性,因此我們推測 nuā(口水)不必然是漢語。既然未能確定是否漢語,教育部推薦用字把 nuā(口水)寫為「瀾」字,雖然語義未能貼合,卻是一個詞義略微相關的假借字,這個用字決定是適當的。

至於有人把 nuā (口水) 寫為「涎」(例如甘為霖的《廈門音新字典》《臺日大辭典》),這是取其詞義,不取其語音。按「涎」字,說文解字作「次」。《說文解字・水部》:「次,慕欲口液也。从欠从水。」《大廣益會玉篇・水部》:「涎,口液也。溫,同上。亦作次。」口液就是口水,「涎」「次」都是古漢語對口水的說法。但是,訓為「口水」的「涎」「次」,讀為「夕連切」(《廣韻・仙韻》),相當於臺灣閩南語的 siân(文讀音),這個來自古漢語的音讀,和 nuā (口水)沒有任何對應關係,所以,「涎」是一個傳統的訓用字,我們也把它列入「異用字」一欄。



本著作係採用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2.5 臺灣版授權條款釋出。創用CC詳細內容請見: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5/tw/